

異史

聊齋焚餘厚稿

異史目次

第六卷 計七十九則

二班

車夫

苗生

乩仙

毛大福

蝎客

電神

杜小雷

李八缸

青城婦

老龍船戶

古瓶

鴉鳥

元少先生

薛慰娘

周生

田子成

土化鬼

王桂菴

寄生附

烏使

褚遂良

果報

劉全

韓方

姬生

李檀斯

綬針

太原獄

桓侯

新鄭訟

粉蝶

李象先

錦瑟

秦檜

房文淑

博興女

浙東生

單父宰

一員官

邑人

于中丞

孫必振

鳳仙

研石



佟客

大鼠

愛奴

元寶

王司馬

武夷

小梅

張不量

績女

牧豎

張鴻漸

皂隸

王子安

岳神

折獄

富翁

抽腸

紅毛氈

雲蘿公主

藥僧

神女

牛飛

素秋

刁姓

劉夫人

仇大娘

太醫

五通

農婦

湘裙

何仙

葛巾

賈奉雉

公孫夏

異史卷之六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何來。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也。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為班爪。一為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岩谷。焚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即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僵卧。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炷榻。請客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



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碍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為灸數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猝不知客至。望勿以輜褰為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朴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瘤破。為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炷。敷以藥膏。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恙。殷適以故入山。過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羣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噬。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嫗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嫗曰。余即石室中灸瘤之病嫗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嫗引去。

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
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媪亦以陶甌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幘殷
問前日西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生尚
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
曙四顧竟無廬孤坐岩上聞岩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
未醒喙間有二癰痕皆大如拳駭極惟恐其覺潛踪而遁始悟
兩虎即二班也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轡欲釋手則貨倣身
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齧片肉而去棄其不能為力之際而
竊嘗一嚙亦點而可笑也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憇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
扳談○生舉危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喙粗豪○生以其不文
偃蹇遇之○尊既盡○不復喚沽○苗生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起
向爐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瓶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醕臂痛
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苗以羹碗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
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卧於途○坐待路側○行
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
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
至○生乃驚為神○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
君所能飽飫飲可也○引盡一瓶○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須時日○

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闌畢。三四文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
共宴笑。苗忽至。左攜三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欲附
驥尾。衆起爲禮。相並裸坐。豪飲甚歡。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
樂。何苦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
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
靳生曰。絕巘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
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
只此已足。如赦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傲作龍
吟。山谷響應。又起。俛仰作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
觴再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闌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豁
拳。二人勝負屢分。而諸互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

等文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衆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韉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為。答曰。我今為苗氏之僕。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後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即為故人謀也。靳不敢辭。敬諾而別。至寫所籌思。終夜莫知為謀。自拊背約以聽鬼責。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上。竊懷忌嫉。是日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臻至。會郡守登

嶺上守故與蔣為通家。聞蔣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服冕。交着未竟。虎驟至。啣蔣而去。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衿袖強人聽聞。聞者久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在此。然嫉忌者易服而鑒。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怨者苗也。非苗也。

乩仙

章丘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收承其側。因問之。叟曰。此俗呼猪血紅泥地。

也。忽憶此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之必過老董。斯亦神矣。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日行術歸。道過一狼。吐裹物。退蹲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畧曳袍服。即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幾。至穴。見一狼病卧。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過數狼。咆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嘗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為甯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冤極。不能自伸。惟求寬釋。請問諸

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既暮不至。三人遂反。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為我昭雪。回去撈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隸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嗥兩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隸大窘。競前嚙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啣敝履委路間。未以為異。過之。狼又啣履奔前途。而置之。官命收履。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薪者。被二狼追逐。啣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奪者。即薪藪之果然。蓋薪殺奪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搜括。被狼啣去也。

昔一收生嫗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

雌狼方婉不下。嫗為之用力。既產。始放之。歸。明日。啣鹿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蝎客

南商販蝎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山。採穴發石。搜捉之。一歲復至。寓於客肆。忽覺心動。毛髮森悚。急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於蠱鬼。將殺我矣。急垂拯拯。主人顧室中有巨甕。乃使蹲伏。而以甕覆之。無何一人奔入。黃髮髯。便問主人。南客何在。答以他出。其人入室。四顧。鼻作臭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無恙矣。往啟甕。則客已化血水。

電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氏葬。道經電神李左車之祠。暫入遊。

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遊泳其中。內一斜尾魚。喙
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傍。急止勿擊。
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
其言。卒擲之。既而升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輻
輳電落。大如綿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
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雹也。問之前行者。亦然。太史笑
曰。此豈廣武君作怪耶。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閼聖祠。適有
釋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雙麓。趨祠中。拔架上大刀。旋轉而舞。
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敬先告主
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
大懼。村去神祠四十餘里。敬修諸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

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電神靈蹟最著。往往托生人以為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電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電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無日不甘旨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饌。妻最忤逆。切肉時。襍蜚蛆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饌美乎。母搖首。

出以示之。杜裂視。見蜣蜋。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餒。傍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獸朴耶。亦竟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在。但見一豚。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化。邑宰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譚薇臣曾親見之。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字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兄八之。弟二之。月生不能無缺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鑊。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觀無人。即床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

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
曰○汝尙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
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為人○孝友敦篤○即亦不敢復言○猶○
冀父復瘥○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葬之○謀○
弗與校計○而月生天真爛熳○不較錙銖○又好客善飲○炊黍治具○
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懦○輒魚肉○
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
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
畝為活○業益消滅○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買○
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其小阜○而徐性剛烈○日凌藉之○至不敢與○
朋友通弔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